



(香港) 岑凱倫 著

星空夜語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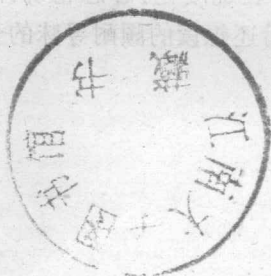


90879505

岑凯伦最新言情佳作系列

星空夜语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3号

星 空 夜 语

——岑凯伦最新言情佳作系列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河北省衡水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80千字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.5

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册

责任编辑：任宁 封面设计：方子

责任校对：召力

ISBN7—5313—1201—8/I·1078

全套定价：27.20元 单册定价：5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不是神话,不是传说,但比神话更美丽,比传说更离奇,这是一幕发生在医院里动人的爱情故事,是作者倾注情感最深的一曲人生悲歌。

静寂的深夜,群星闪烁,饱经爱情苍桑的女主人公却发出了与美丽的夜色不谐的感慨:爱从来都是盲目的,在恋爱中,人都是疯狂的病人。

作者用动人情怀的笔调展示了一个个善良而疯狂的病人形象,掩卷沉思,令你久久难以释怀。

故事情节哀婉凄艳,思想精确深奥,悬念冲动剧烈而自然,是一部读后还想读的颇耐寻味的爱情新篇。

星空夜语

“进来！”里面那个威严而响亮的声音说。

我推门进去，头垂着。

“甚么事？”他埋头在书桌上，小奶瓶里那朵淡红的玫瑰映着他那闪亮的银丝。

“医生都到齐了，等您。”我说。

“知道了！”他那么不在意地挥挥手，推推面前的厚厚薄薄的文件，又那么不在意地抬了抬眼皮。

我发觉那玻璃镜片后有一份光芒，有一份惊讶。

我心怯。

“你是那一区的？”语调柔和了些。

“第五病区，内科部。”

“哦，”他看看我的帽子，再看看的腰带：“助护？”

“第七届，去年在本院毕业的，院长。”

他去拿衣架上的白袍，我走过去帮他，再给他拿起来桌上的听诊器。

“谢谢！”他微笑。

我觉得受宠若惊。

郑院长不会笑，大家都这么说。

而他居然笑了！

我让他先走几步，怯怯的跟在他后面。

“内科病区忙不忙？”他问。

“一般，五十张病床，多半住满。”

“病床不足，这是普遍现象，”他点点头：“人手也不足，医护人员工作很紧张。”然后看我一眼：“你们做助护的，一定更辛苦。”

“工作是紧张一点，不过，还可以应付。”

“这说明子你们工用能力够强。”

我抿抿嘴：“谢谢院长夸奖！”

他又笑了，原来他笑起来，竟温煦如春风。

“我们做领导工作的，反而缺点太多。”

“不，大家都说院长领导有方，外面对我们医院口碑很好。”

“哈，你这小小女孩，竟懂得送我高帽子！”他用的是跟孩子开玩笑的语气。

我红了脸。

走廊上很静，所有长椅都空着。

不是探病时间，照例冷清清。

初进医院受训时，常常受不住这种清冷死寂的气氛压迫，除了产房，整间医院都看不见一点生机。疾病的威胁，死亡的恐怖，仿佛是一双双隐在黑暗处的魔手，随时会出其不意地卡住你的喉咙。

有个女同学，晚上总是哭泣，她害怕，想家。另外有一个，一进手术室就呕吐，她闻不惯那股滋味和血腥。

要做医生，当然不简单；要做护士，也并不容易。事情的忙碌、烦琐、齷齪，没有进过医院的人，根本无法想像。

“要问病房？”他问我。

“不，到会议室去拿份报告，护士长要看。”

会议室很远，在医院的内科大楼，要走十分钟。

而走廊上只响着他和我的脚步声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我的心底滋长。

我忍不住去看他的后脑，看他的脖颈，看他的白袍，看他皮鞋，看他的走路姿态。

白发是早来的，也许是遗传，他大概不到五十。而这头白发，并没有损害他的仪表，反而增加了他的尊严。

他的白袍仿佛比一般医生的毕挺，剪裁得讲究，洗熨得用心。

皮鞋是外国货，深棕的鹿皮，薄胶底，所以走起路来，几乎听不到声息。

他穿这种皮鞋，因为他是医生，所有医护人员，动作都要轻。不惊扰病人，是我们要严格守的规则之一。

虽然没有咯咯的鞋声，却自然有一种与重不同的气派和风采，全院的护士医生都偷偷地说：“院长有大将风度。”

真是的，院长没有大将风度，谁配有？

“哦——”他忽然回头，使我吓了一跳。“还不晓得你姓甚么！”

“林，林以欣。”

“以欣，很好的名字！”他微笑：“你看起来很小，我以为你才刚进医院，想不到已经毕了业。他拍拍额头：“对了，我本来想问你，一零五号房的病人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，已经脱离危险期，大概过两三天就可以搬出特别护理病房。”

“唔，很好。他这条命，全靠那天内科心肺组医生的抢救，迟半个钟头进院都不得了。”

“是啊，那天他昏迷了七个钟头，全身发绀，呼吸困难，完

全是心力衰竭的样子。”

“有些医生太不负责！”他说得很轻，但很严肃：“生命是神赐予的，人人都应当尊重，尤其是医生，救病扶危是医生的神圣责任，可是，有些成了名的红医生，却偏偏把人命看得很随便！”

我不敢插嘴，只是点点头。

一零五号的病人患肺气肿，一位名医给他抽气时，刺穿了肺膜，空气大量填塞在胸膜和肺膜之间，形成严重的急性气胸。

这种情形，我们不敢对病人说，不敢对病人的家属说。那位大医生名气医、地拉高，是心肺科的权威，没人敢开罪他。

而且这里不是美国，不是加拿大，香港的医生是天之骄子，是特权阶级，治疗过程中犯了错误，甚至弄死了人，也不必担心被控告。

证据不足，官官相卫，医药管制条例特别宽大，种种原因，使他们有足够的“剑胆”但缺乏应有的“琴心”。

院长对那位医生很不满意，虽然他们是很熟的朋友，他也在医务会议中郑重地提出来讨论，要本院医生提高警惕，不要草菅人命。

现在我亲耳听见他这么说，更证明了他处事的认真。

如果所有医生都像他，病人就有福了！

他进入会议室时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瞳里那份光芒，使我晕眩。

护士长接过那份报告，干咳两声。

“值夜要当心，不能打瞌睡，不能偷吃宵夜。”

我连连点头。

“你们总是阳奉阴违，前天莫绮霞给我捉住了，她要受处分，你还像个守规矩的，不要叫我失望。”

我垂着手听，恭恭敬敬。

在这里两年半，她的脾气我受够了，也摸透了院长面冷心热，她是面冷心冷惩罚学生，一点余地都不留。

被录取那天，到医院办理注册手续，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学护士很受气，你捱得住吗？如果捱不住，还不如早早回家去享福，别糟蹋我们的心机！”

我说：“我什么气都肯受，甚么苦都能熬！”

近一千个日子中，退学的同学有六位，精神分裂的有一位，病得七颠八倒的有四位，夜夜背人流泪的却数都数不清。

幸好我们还算是坚强的，没人血洒宿舍大楼，把一双拖鞋留在栏杆边。

两年的课程结束，并不表示苦难也告结束。在医院里，我们是苦哈哈的角色，院长、医生、主任、护士长、护士主任、正式护士、行政人员，以至有点头脸，有点后台的杂工，都可以对我们呼呼喝喝。

莫绮霞常常叹气：“谁叫我们爬不上去呢？在底下的，注定要给人践踏。”

所以她一见准机会就反抗，明明知道会受罚也不畏缩。

“你不能做小可怜，”她教训似的：“人愈好，愈给别人欺负，马善被人骑，知道吗？”

我知道。

虽然只几个月的社会经验，已经够我去体会到几个道理：这世界很奇怪，根本没有和平相处的可能，不是你挤压人，就是另人挤压你，就看你甘心做个被挤压者，还是横一横心挤压

人。

我天生不是能横心那种人。

而且我没条件。

我只希望我能自卫,真的,自卫。

所以我一直是战战兢兢的。

走进护士室,马姑娘一叠声的吩咐我:

“零八的病人要便盆,零四的弄脏了床单,给他换换;零二不能自己吃东西,下午茶时间你去喂一喂。哦,哦,还有,零五的氧气管子要检查,零七……”

天,我有多少双手,多少条腿?

而我只能俯下头答应,拼命记住谁要便盆,谁要换床单,谁要喂牛奶,谁要……

南丁格尔不是那么容易学得成!

本来八点钟下班,但工作太多,直到九点十五分才脱得下那件护士裙子,换上舒适的短毛衣长西裤。

走出门口,看到七彩圣诞树,才猛然想起:原来是平安夜!

昨天加班,接连四十九小时工作,脑袋混沌得像飘着浓雾的山顶,一片迷蒙,或者,烧糊了的一锅面条,也大致相似,粘粘的,腻腻的,没有一点半点条理。

给利刀似的北风一刮,人顿时清爽了好些。

妈妈说:“下了班,早点回家,给你烧两块牛排,当圣诞大餐。”

弟弟立刻拍手叫好,这个人,除了吃,别的像全不会想。

不会想也好,傻人有傻福气,他就有妈妈疼,有我照顾。

我呢?命苦。别人的平安夜有去不完的派对,有吃不完的大餐,有数不尽的热闹,我却在给人送便盆、洗脓血、擦身、倒

痰盂……

人比人气死人，没得说。

好多助护在打医生的主意，我没这份奢望。

人家在港大五年，多少大学里的女同学好挑？不挑女医生，还可以挑护士，我们算什么？大不大，小不小的助护！

医院的花园很大，迂回曲折的小路，好像一辈子都走不完。

绕过一个种满杜鹃花的花园，不是开花的季节，空空枝干，有一份清冷和伤感。

一盆一盆的圣诞花倒是满热闹的，一大片鲜红迫人而来。

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鲜血是不是不这种颜色？

耶稣也命苦，将近两千年了，平安夜从来都不平安，在这充满仇恨、充满罪恶的地球上。

他宣扬爱，他以生命为世人赎罪，血大概是白流了！

北风正紧，把毛衣领子翻起，呵呵手掌，大踏步地向前走。我只能向前走，妈妈老，弟弟小，我肩上有太重的负担。

而人间是如此寒冷，路程是如此崎岖！

有时，我简直记不起我只有十九岁，只有十九。

十九岁是可爱的，照理来说，人只能有一次十九岁，青春经不起挥霍。

而且，我的日子并不算太坏，有家，有工作，有希望，也有理想。

一辆汽车驶过我身边，响了一下啦叭，很温柔的一声。

我看到一头白发和一张笑脸。

“林——林姑娘！”

“院长！”我轻叫。

这么晚才下班？

“病人多，忙不过来。”

“回家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送送你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：他送我？我当得起？

我摇头：“谢谢！我去总站坐巴士，很方便。”

“我去市区，不是特地为你效劳。”

我还是不敢，给别人看到，明天会有多少闲话？林以欣想向上爬，林以欣人小心不小，林以欣……

背后嚼舌头的人太多，可怕！

他也不勉强我，挥挥手：

“圣诞快乐！”

圣诞还真过得去，有半天假期，少倒了起码十五次便盆。

妈妈买回来一个小型蛋糕，“圣诞嘛，意思意思！”

弟弟一个人吃了一大半，还舐着舌头。

我说：“不能再给你了，太贪心！”

妈妈打圆场：“算了吧，他小。”

也小不了，十二岁。

但在妈妈心里，他永远小。

小总能占便宜，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妈妈一想起就红眼睛：“你爸爸死的时候，手一直指着，他望子成龙！”

所以妈妈也望子成龙。

这种心理我了解，妈妈宠弟弟，我帮妈妈宠他。

我们还有个小小唱机，是那种连收音机的唱盘，我花了三分一薪水买回来。

弟弟在唱机上放圣诞音乐，在玻璃上贴了红脸白胡子的圣诞老人。

屋子忽然有了很浓的节日气氛，还弥漫着那么一点点不太严肃的宗教气氛。

“姊姊，你没送给我礼物。”弟弟说。

哦，原来放唱片，贴圣诞老人，为的礼只提醒我为他破点小财。

我走进房里，拿出手提包。

“给你！”我递给他一个小包裹。

“这么小！”

“反正是好东西。”

他拆开，快乐地吹了一下口哨。

那是他一直想买的口琴。

“警告你，我当夜班，白天要睡觉，严禁喧哗！”我说。

他露着两只大板牙，笑得很傻：

“美丽的旋律，可以催眠。”

“那你将来开演奏会，全场观众都会呼呼大睡，一定的。”

妈妈眯着眼笑：“他们班的音乐老师，夸他有天才。”

“妈妈，在你眼中，他有那一样缺乏天才？”

妈妈笑了：“又怪妈偏心！”

“你的礼物，”我递给她一只精致的发夹。

她接住，看了又看，然后深深的叹气：

“妈老了，还用这个？该用染发水才对！”

弟弟一头撞向她怀里：“妈妈不老，不老不老！”妈妈拍他的背，一抖一抖地笑：“就这个家伙，能逗妈开心！”

圣诞节就是这样过了。

第二天，又是一大堆的忙碌。

杂物室里，毛毯小山那样地重叠着。

马姑娘叫工友整理，工友把工作推给我，我来看，去看，无人可推了。

这些毯子也真脏，大房里七十多个病人，这个盖完了那个盖，就是死人盖过，也不洗一洗。

“经费不足，”总务主任说。

莫绮霞常常在背后骂：“不足个鬼！有人中饱私囊是真！”

她二十，我十九，但我们不会纯真得连这一点起码常识都不懂。

戴着口罩，尘埃和细绒毛都呛的我直咳嗽，我认命地一张一张的折叠，放进那巨大的入墙衣橱里。

那衣橱也真高，直通天花板，要爬上梯子，才能够达到最高那一格。

“林姑娘，林姑娘！”

工友那么冒冒失失的一嚷，差点没叫我从梯子上摔下来。

我死命的抓住扶手，往下望，眼睛有点花：

“甚么事？”

“院长叫你。”

院长叫我？他那么快就记住了我的名字？

我走下来，手忙脚乱的拍拍白衣上的灰尘，回头说：

“这些毯子，我回来再收拾！”

在走廊上，边走边想：院长干么找我，我没犯过失吧？就是有过错，通常都是由马姑娘处理要不然还有护士长，不必惊动院长。

到站在他面前，心还是七上八下。

他看了我一会儿，眼中闪过一抹笑意，那头白发，使我联想起圣诞树上皎洁的雪花。

“怎么沾了这一头一身绒毛？”他问，不像上司对下属，更像叔伯辈对小女孩。

我红着脸，想去拍又不敢，怕绒毛会飞的满房间都是。

“刚刚在杂物室整理病人的毛毯，”我低声说。

他惊讶地推推眼镜：“这种事情要你们做？”

我不想惹事，轻轻地说：

“工友忙不过来，我去帮帮。”

“一向都是这样？”

“有时是。”

他想想，点着头说：

“这里有太多事情要改善，人手不够，分工不清，管理不严密，对员工照顾下周到。”

他用的是很平静的语气，话里却自有威严。

“哦，哦，”他忽然拍拍额头：“几乎忘了你的事！”

我有什么事？

我的心怦怦乱跳：上帝，帮帮忙，保佑我没有犯过错！

“我查过你的纪录，也问过护士长和护士主任，她们都说你的表现很好。”他缓缓地说。

谢谢天！

“那天跟你谈过话，发觉你很好头脑，责任感也很强，这样的人才，委屈了太可惜，所以——”他看看我，眼中的光芒迫人：“我向护士长提议，让你进修正式护士课程，边学边做，你同意吗？”

我几乎乐得直跳。

我盼望有这一天，盼了多少日子！

“我当然同意，当然！”

他微笑：“如果念得好，我向院方推荐，保送你去美国进修，将来你可以当护士教师，或者升任护士长。”

我会有这一天吗？

这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我的理想，想不到一下子都涌到眼前，就像一大堆七彩气球，在你不经意时，忽地从你面前飘过，叫你惊喜得来不及欢呼。

我大概笑得很傻，所以他的笑容才那么有趣。

半天，我压抑住心底冒起的狂喜，很礼貌地说：

“谢谢院长！”

“你坐下！”他指指椅子。

我摇头：“我站着好了。”

“用不着把阶级分得那么清楚，来，我们好好谈谈！”

我坐下，腰板挺直，耳边清脆地响着自己的心跳。

“家里有些什么人？爸爸妈妈？”

我说了。

“一家人就靠你这一点薪水？”

我咬咬嘴唇，心有点酸：

“妈妈在家里做点小手工，绣拖鞋面，钉胶片之类，可以贴补。”

“真难为你，这么小小年纪！”

“穷人都是这样，院长。”

他摇头，轻叹一声：

“所以，院方对员工的确照顾不周。有些家境特别困难的，应当得到额外津贴，”他说：“这样吧，从下星期开始，你修读注



册护士课程
读书。”

津贴，好让你安心

“院长，我不敢接受。”

他把手一摆，很坚决的样子……

“我决定了的事，永不变更！”

我不敢再说话，心给兴奋和感激胀的发痛。

人有时要相信运气，真的。